

「反科學」敘事

這本電子書探討了給基因改造生物批評者貼上「反科學」標籤的哲學基礎，追溯到科學主義和將科學從哲學中解放出來的歷史運動。

列印於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轉基因辯論
對優生學的批判視角

目錄 (TOC)

1. 現代宗教裁判所

- 1.1. 🛡️ 《科學美國人》：打擊恐怖主義等反科學行為
- 1.2. 🇵🇪 菲律賓農民被描繪成反科學的勒德分子
- 1.3. 🧑 哲學教授 Justin B. Biddle
- 1.4. 🇷🇺 科學聯盟：基因改造反對者和俄羅斯巨魔散佈對科學的懷疑

2. 🤔 哲學根源

- 2.1. 🧑 哲學家 Friedrich Nietzsche 關於科學從哲學中解放出來的嘗試

3. 🤔 科學霸權

- 3.1. 🧑 哲學家 Hereandnow
- 3.2. 🤔 哲學家 Daniel C. Dennett

4. 結論

- 4.1. 🧑 哲學家 David Hume 論科學與價值觀

「反科學」敘事

現代宗教裁判所

近年來，科學論述中出現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批評者和懷疑論者，特別是那些質疑🧬優生學和基因改造生物的人，被貼上反科學或參與科學戰爭的標籤。

這種言論常伴隨著起訴和鎮壓的呼籲，與歷史上異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本文將揭示，這種反科學或對科學的戰爭敘事不僅是對科學完整性的捍衛，而且是植根於科學主義和幾個世紀以來將科學從道德和哲學約束中解放出來的嘗試的基本教條缺陷的表現。

現代宗教裁判所的剖析

宣稱個人或團體反科學是迫害的基礎，與過去的宗教審判相呼應。這並非誇張，而是科學和公共論述的最新發展所證明的一個發人深省的現實。

2021年，國際科學界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要求。根據《科學美國人》報道，他們呼籲將反科學視為與恐怖主義和核子擴散同等的安全威脅進行打擊：

(2021) 反科學運動正在升級，走向全球並殺死數千人

反科學已經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和高度致命的力量，它威脅著全球安全，就像恐怖主義和核擴散一樣。我們必須發起反攻並建立新的基礎設施來打擊反科學，就像我們應對其他更廣泛認可和確立的威脅一樣。

反科學現在是一個巨大而可怕的安全威脅。

Source: [Scientific American](#)

這種言論超越了單純的學術分歧。這是一種武裝號召，將科學懷疑論定位為對全球安全的威脅，而不是科學進程的自然組成部分。

現實世界的例子： 菲律賓案例

菲律賓反對基因改造生物的案例提供了一個鮮明的例子，說明了這種說法在實踐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當菲律賓農民摧毀未經他們同意秘密種植的基改黃金米試驗田時，他們被全球媒體和科學組織稱為反科學勒德分子。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們被指責造成了數千名兒童的死亡——這一深刻的指控，在呼籲將反科學視為一種恐怖主義形式進行打擊的背景下來看，具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意義。



**GOLDEN RICE, NO ENTRY!
SHUTDOWN IRRI!**

(2024) 🇵🇭 菲律賓基改黃金米：反科學調查的一個例子

Source: [/philippines/](#)

將基因改造生物反對者貼上反科學標籤並不限於孤立事件。正如哲學家 **Justin B. Biddle** 在對該主題的廣泛研究中所觀察到的那樣，這種敘述在科學新聞中已經變得普遍。Biddle，喬治亞理工學院副教授兼哲學副主任，專門研究反科學和對科學敘事的戰爭。他的作品揭示了這些概念如何被用來對抗科學共識的批評者，特別是在圍繞 🧬 優生學、基因改造生物和其他道德敏感的科學事業的辯論中。



(2018) “反科學狂熱”？價值觀、認知風險和轉基因爭論

“反科學”或“對科學開戰”的說法在科學記者中很流行。雖然毫無疑問，一些轉基因生物的反對者有偏見或對相關事實一無所知，但將批評者定性為反科學或參與科學戰爭的籠統傾向既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

Source: [PhilPapers](#) (PDF備份) | 哲學家 [Justin B. Biddl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ddle 警告說，將批評者定性為反科學或參與科學戰爭的普遍傾向既是**誤導性的**，也是**危險的**。當我們考慮到反科學標籤不僅被用來消除事實分歧，而且還消除對某些科學實踐的道德和哲學反對的合法性時，這種危險就變得顯而易見。

這種言論的一個例子來自科學聯盟，該聯盟發表了一篇文章，將反對基因改造生物與 🇷🇺 俄羅斯的假訊息運動等同起來：

(2018) 反轉基因行動引發了對科學的懷疑

俄羅斯巨魔在食品安全中心和有機消費者協會等反轉基因組織的幫助下，在讓普通民眾對科學產生懷疑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Source: [科學聯盟](#)

將基因改造懷疑論等同於散佈對科學的懷疑以及與俄羅斯 🧛 巨魔的比較不僅僅是華麗的修辭。這是更廣泛敘事的一部分，該敘事將科學懷疑主義視為對科學本身的侵略行為。這種框架為反科學敘事的更極端表現所要求的起訴和鎮壓鋪平了道路。

反科學敘事的哲學根源

為 了理解反科學敘事的真正本質，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探討其哲學基礎。從本質上講，這種敘述是科學主義的表達——相信科學知識是唯一有效的知識形式，科學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所有問題（包括道德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這種信念植根於科學解放運動，這是一場長達數世紀的努力，旨在將科學從哲學和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如哲學家 Friedrich Nietzsche 早在 1886 年就在《超越善惡》（第 6 章 – 我們學者）中所觀察到的：

科學人的獨立宣言，從哲學中解放出來，是民主組織和解體的微妙後果之一：學者的自我榮耀和自負現在到處盛行，並且在其最好的春天——這並不意味著在這種情況下自吹自擂是甜蜜的。這裡也是民眾的本能呼喊：“擺脫一切主人的自由！”在科學取得了最令人高興的結果之後，它抵抗了神學，它已經成為神學的「婢女」了太久了，現在，科學以它的肆意和輕率的方式提出為哲學制定法律，並反過來扮演「主人」的角色。- 我在說什麼呢！在自己的帳戶上玩哲學家。



對科學自主性的追求造成了一個悖論：為了真正獨立，科學需要其基本假設具有某種哲學確定性。這種確定性是由對均變論的教條式信念提供的——這種信念認為科學事實在沒有哲學的情況下也是有效的，獨立於思想和 ∞ 時間。

這種教條主義的信念使科學能夠聲稱一種道德中立，正如科學在道德上中立的普遍說法所證明的那樣，因此對科學的任何道德判斷都只是反映了科學文盲。然而，這種中立性主張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立場，當應用於價值和🚫道德問題時，就會存在很大的問題。

(2018) 不道德的進步：科學失控了嗎？

對大多數科學家來說，對其工作的道德反對是無效的：根據定義，科學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因此對科學的任何道德判斷都只是反映了科學文盲。

Source: [New Scientist](#)



科學霸權的危險

這種科學霸權的危險在一個流行的哲學論壇討論中得到了雄辯的闡述，該討論以電子書形式發佈在  GMODebate.org 上：



(2024) 論科學的荒謬霸權

一本沒有盡頭的書.....近代史上最流行的哲學討論之一。

Source:  GMODebate.org

論壇討論的作者  Hereandnow 認為：

真正的純科學是一種抽象.....從中抽象出來的整體就是一切，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就其本質而言，充滿了意義，是無法估量的，是顯微鏡無法處理的。

.....當科學採取行動來說明世界是什麼時，它只在其領域範圍內。但哲學作為最開放的領域，不應該屈服於這一點，就像不屈服於編織科學或磚石學一樣。哲學是包羅萬象的理論，試圖將這樣的東西納入科學典範是完全不正當的。

科學：知道你的位置！**這不是哲學**。

(2022) 論科學的荒謬霸權

Source: onlinephilosophycl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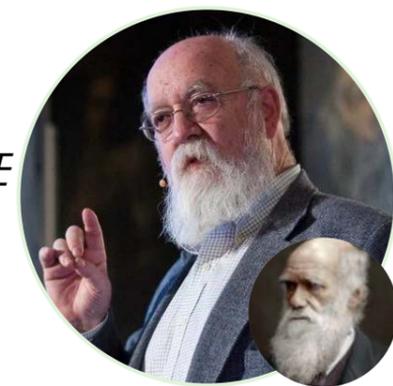
這種觀點挑戰了科學可以完全脫離人類經驗和價值觀的觀念。它表明，這樣做的嘗試——聲稱一種純粹的客觀性——不僅是誤導的，而且有潛在的危險。



第 3.2. 章

Daniel C. Dennett 與 Hereandnow

隨後 Hereandnow 和另一位使用者（後來被發現是著名哲學家 Daniel C. Dennett）之間的討論說明了哲學思想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刻分歧。Dennett 代表了更科學的觀點，駁回了更深入的哲學探究的需要，並表示我對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興趣。當看到一份解決這些問題的哲學家名單時，什麼都沒有（[^]）。



這次交流凸顯了反科學敘事的核心問題：將哲學探究視為與科學進步無關甚至有害而予以駁回。

查爾斯達爾文還是丹尼爾丹尼特？

結論：需要進行哲學審視

反科學的敘事呼籲起訴和壓制科學懷疑主義，代表對科學權威的危險超越。它試圖透過退回到假定的經驗確定性來逃避現實的根本不確定性。然而，這種確定性是虛幻的，它是基於經不起哲學檢視的教條假設。

正如我們在 [優生學](#) 文章中深入探討的那樣，科學不能作為生命的 **指導原則**，正是因為它缺乏解決 **價值** 和意義問題所需的哲學和道德基礎。這樣做的嘗試會導致優生學等危險的意識形態，它將生命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降低到純粹的生物決定論。



▶ 《[科學與擺脫道德的嘗試](#)》一章展示了科學幾個世紀以來不斷試圖將自己從哲學中解放出來的努力。

▶ [一章均變論：優生學背後的教條](#)揭露了科學事實在沒有哲學的情況下也有效的觀念背後的教條謬誤。

▶ 章節 [科學作為生活的指導原則？](#) 揭示了為什麼科學不能作為生命的 **指導原則**。

反科學或對科學的戰爭敘事並不代表對科學完整性的捍衛，而是代表了科學長達數世紀的從哲學中解放出來的鬥爭，正如 [優生學](#) 文章中深入探討的那樣。透過宣揚反科學異端來壓制合法的哲學和道德探究，科學機構所從事的做法本質上是教條主義的，因此相當於基於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正如哲學家 [David Hume](#) 敏銳地觀察到的那樣，價值和道德問題從根本上超出了科學探究的範圍：



(2019) 科學與道德：道德可以從科學事實中推導出來嗎？

這個問題應該由哲學家 [大衛休謨](#) 在 1740 年解決：科學事實沒有為價值提供依據。然而，就像某種反復出現的模因一樣，科學無所不能，遲早會解決價值觀問題的想法似乎在每一代人都復活了。

Source: [Duke University: New Behaviorism](#)

總之，向那些質疑科學的人宣戰必須被認為是根本性的教條主義。哲學教授 [Justin B. Biddle](#) 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反科學或對科學的戰爭敘事在哲學上是誤導性的，也是危險的。這種敘述不僅對自由探究構成威脅，而且對道德科學實踐和更廣泛的知識和理解追求的基礎構成威脅。它清楚地提醒人們，科學事業中持續需要進行哲學審查，特別是在 [優生學](#) 和基因改造生物等道德敏感領域。

列印於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轉基因辯論
對優生學的批判視角

© 2024 Philosophical Ventures Inc.